



册府元龜

卷之百五十一
至五十二



13
849
53



門 4 3
849
卷 53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一

慎罰

夫震曜殺戮上天之顯道也刑罰威獄王者之大柄也聖人則象天明司牧民命所以糾虔姦慝章明軌度則刑辟之設禮樂之助也然而不蔽或爽頗類有彰巧詆致其深文平民陷於非辟則嘗寒摠至作沴

於陰陽否怨急聞無措於手足是故帝媯勅法形欽
恤之言穆滿制刑敦簡孚之訓臯陶作士寧失於不
經盤庚誥民敢動於非罰皆所以昭明慎之旨懲糾
紛之弊也稽古舊史足示方來后辟紛綸光猷輝映
至如齋居論決深形於勤恤覆鞫惻愴無憚於淹久
動遵經義以取乎大中時下教告式申於服念若斯
之類實繁其徒有足明徵并從論決

舜既受禪乃命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嘗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

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鞭作官刑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夏楚也

不勒道業則禁之金作贖刑金黃金銀而入刑出以贖罪青災肆赦怙終

賊刑青過災害肆緩賊赦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

刑之恤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過愆

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也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嗣世俱謂子孫延及也父子罪不相

及而善則賞及于其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思故犯雖小

必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從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辜

經嘗司主也臯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嘗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

漢高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

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

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

當謂處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所不能決謹止
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武帝征和四年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

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

賂為市朋黨比周比音頻 寐切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

罪者失職朕甚憐之職嘗也失其嘗理也有罪者不伏罪姦法

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者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

厭者輒讞之後元年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

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

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假令獄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

者務先寬

宣帝即位以武帝末法令滋彰禁網寔密時廷尉史

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帝深愍焉迺下詔曰問者吏用法巧文寔深是朕之

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當重而輕使有

罪者起邪惡之心也有罪者更與邪惡無辜者反陷罪刑是決獄不平也父子悲恨朕甚

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鞠謂窮獄也其

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

是選于定國為廷尉舉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

季秋後請讞時帝嘗幸宣室齋居而決事未央宮中有宣室殿賈

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獄刑號為平矣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

地節四年九月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

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

瘦死獄中

瘵病也囚以飢寒而死曰瘦

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

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

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

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

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折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論

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

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

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餘厨傳稱過使客越職

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詔曰頃獄多寬人用刑深刻朕

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

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明帝永平三年詔曰有司其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夙

夜匪懈以稱朕意

章帝建初五年三月甲寅詔曰孔子云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

追齋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爲人
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

質帝太初元年正月丙申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
道洪範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異因逆感禁獄
應天前聖所重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
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
仇隙至今守官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羅其宮
怨氣傷和以致災眚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奇微
敬始其勅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

靈帝熹平五年四月使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冤枉

原輕繫休囚徒

魏武帝令曰夫刑者百姓之命也軍中典獄者或非
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擇明達法
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
文帝黃初五年詔曰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
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泰山
之哭者以爲苛政甚於猛虎吾備儒者之用服聖人
之遺教豈可以自翫其辭行違其誠者哉廣議輕刑
以惠百姓

明帝太和三年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

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嘗幸觀臨聽之
青龍四年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
人刑措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未追望上世之風邈乎
何相去之遠法令滋彰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
可止往者案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
朕之至意也而郡國斃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
訓導不醇俾民輕犯罪苛法猶存爲之陷阱乎有司
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已
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
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與親治有乞

恩者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
天下使民知朕意

晉武帝太康九年詔郡國五歲刑以下決遣無留廢
獄

後魏明帝永興三年十二月詔南平公長孫嵩任城
公稽拔白馬侯崔宏等坐朝堂錄決囚徒務在平當
太武太平眞君六年詔諸有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
量決

獻文末年尤重刑罰言及嘗用惻愴每於獄案必令
覆鞫諸有囚繫或積年不斷群臣皆以爲言帝曰獄

滯雖非治體不猶愈乎倉卒而濫也夫人幽苦則思善故囹圄與福堂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輕恕耳繇是囚繫雖滯淹而刑罰多得其所

孝文延興四年以中書覆案頻上下其法遂罷之獄有大疑乃評議焉先是諸曹奏事多有疑請又口傳詔勅或致矯擅於是時事無大小皆令據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則制可失衷則彈誌之盡從中墨詔自是事咸精練群下莫敢相罔

太和四年幸廷尉籍坊二獄引見諸囚詔曰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所懸也朕得惟刑之恤者在獄官之稱其任也一夫不耕將或受其饑一婦不織將或受其寒今農時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多宜隨輕重決遣以赴耕耘之業

五年五月朔詔曰廼者邊兵屢動勞役未息百姓囚之輕陷刑網獄訟煩興四民失業朕每念之用傷懷抱農月要時民須肆力其勅天下勿使有留獄久囚十一年十一月戊申詔曰朕惟上政不明令民陷身罪戾今寒氣勁切杖捶難任自今月至來年孟夏不聽拷問罪人又歲既不登民多飢窘輕繫之囚宜速決了無令薄罪久留獄犴

二十年七月丁亥詔曰法爲治要民命尤重在京之囚悉命條奏朕將親案以時議決

宣武永平元年七月詔曰察獄以情審之五聽枷杖小大宜各定準然比廷尉中尉司州河南雒陽河陰及諸官鞠訊之理未盡矜恕掠拷之苦每多切酷非所以祇憲量衷慎刑重命者也推濫究枉良軫於懷可付尚書精簡枷杖違制之繇斷罪問奏

出帝永熙三年五月庚寅詔諸幽枉未申事經一周已上悉集華林朕將覽察脫事已經年有司不列者聽其人各自陳訴若事連州郡繇滯淹歲月亦仰尚

書摠集以聞

隋文帝開皇五年侍官慕容天遠糾都督田元昇請義倉事實而始平縣律生輔恩舞文陷天遠遂更反坐帝聞之乃下詔曰人命之重懸在於法律文刑定科條易曉分官命職當選循吏小大之獄理無疑舛而因襲徃代別置律官報判之時推其爲首殺生之柄嘗委小人刑罰所以未清威福所以妄作爲政之失莫大於斯其大理律博士尚書刑部曹明法州縣律生并可停廢自是諸曹決事皆令具寫律文斷之十二年帝以用律者多致踏駁罪同論異八月甲戌

制天下死罪諸州不得便決皆令大理覆治事盡然後上省奏裁

十六年詔死者罪三奏而後行刑

唐高祖武德四年四月詔曰緩刑議獄哲后彛訓解網泣辜前王茂軌朕君臨海內撫育黎元一物乖所納隍興慮其益州道行臺及夔州總管府衆務臻集統攝遐長囚徒禁繫其數不少或控告未申多有冤屈或注引肆志濫及貞良致使文案稽延獄訟繫擁念彼枉滯情深愍惻其益州總管內諸州委御史大夫光逸簡較夔州管內委趙郡公孝恭簡較所有囚

悉令覆察務從寬簡小大以情但有負罪逃亡離棄鄉邑無問輕重悉令歸首明加勸導務脩懇植疾使家給人足稱朕意焉

太宗貞觀元年七月戊申詔曰朕恭膺寶命撫臨率土永鑒前王憲章典故雖文質遞變沿革不同而發號施令殊塗一揆皆所以成當世之典謨開生民之耳目納之軌度令行禁止自律令班下積有歲時內外群官多不尋究所行之事動乖文旨此乃臣有所隱民不見德與夫不令而誅何以異也斯豈守道履正徇公奉法者乎自今以後官人行事與律乘違者

仰所司糾劾具以名聞
二年三月帝謂侍臣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自今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

三年四月詔曰泣辜慎罰前王所重枉繫一日事等三秋州縣法司特宜存意普告天下知朕意焉
五年八月制決死刑雖令卽決仍三覆奏十二月制決死刑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行之其日尚食勿進酒肉皆令門下覆鞫有據法當死而情有可矜者錄狀奏聞

十七年九月丁卯帝謂大理卿孫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堅恐人傷作箭者欲其銳恐人不傷何則各有司存利在其中故也朕嘗問刑罰輕重每稱法網寬於往代仍恐主獄之吏利在殺人危人自達以鈞穀價今所憂正在此耳深宜防禦務在寬平

二十年帝征遼回二月次行靈石縣指獄而謂皇太子曰此何謂也皇太子對曰此所謂圍獄將繫罪人帝因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而漢文帝志在輕刑但以平允爲佳非謂有罪卽釋也濫殺無辜則政道缺久滯有罪則怨氣生園土之中視青天有同懸鏡而

鑱械膚體鬱結其中夫脩已者可以知物傳曰其恕乎繇此言之不可不慎

高宗以貞觀二十三年卽位九月帝問大理卿唐臨獄繫囚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合死帝聞囚數不多怡然形於顏色謂臨曰昔東宮卿已事朕朕承大位卿又居近職以疇日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爲國之要在於刑法刑急則人殘法寬則失罪務令折衷稱朕意焉

永徽六年十一月癸巳詔曰朕聞小大以情義重前誥哀矜勿喜道光遐冊朕恭膺寶業嗣臨億兆留心聽斷劬勞日昃一物乖方納隍軫慮今旣科格咸備憲制久行鞫訊之法律條具載深文之吏猶未遵奉肆行慘虐曾靡人心在含氣之倫稟柔脆之質乃有懸枷著桎經日不解脫衣迴立連宵忍凍動轉有碍食飲乖節殘酷之事非復一途楚痛切身何求不得言念於此深以矜懷又挾匿名書國有嘗禁凡厥寮庶咸應具述近遂有人向朝廷之側投書於地隱其姓名誣人之罪朕察其所陳皆極虛妄此風若扇爲蠹方深自今以後內外法司及別勅推事宜並依律文勿更別爲酷法其匿名書亦宜准律處分庶使泣

幸之情遠覃於四海卹刑之旨長垂於萬葉
龍朔二年八月詔曰哀矜折獄義先呂訓明慎用刑
事昭姬象朕以寡昧嗣登宸極思聞大猷式隆景運
陷水是懼屢想於懷中御朽彌兢馳襟於裕下虛已
待物每從寬政如聞率土州縣留獄尚繁困於囚繫
致於病死一歲之中數盈二百蓋繇上愆亭育之化
下乖堯舜之心深責在躬興言多媿抑又聞之與我
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今之所任或虧政道未詳
欽恤之旨但徇刻苛之情幽繫困滯證逮遐廣寒暑
相襲風露交浸淹乎年月成其病苦加以榜笞失度

桎梏違法巧詆深文去將安適獄市之寄何其爽歟
自茲以後宜革前弊罪無大小不得稽留其囚病患
及罪輕并笞杖等雖法有嘗規恐典吏妄生威福官
人不存簡較或顏面囁請觸類以之若仍舊不悛當
加重罰布告天下知朕意焉

麟德二年三月戊午詔曰今陽和布氣東作聿興其
澤雖霑猶未周洽矧茲南畝彌用憂勤瞻彼西郊良
深兢惕宜順發生之序以申簡恤之恩西京及東都
諸司雍雒二州見禁囚徒宜准龍朔元年慮囚例處
分其西京令左侍極廉簡較大司憲陸敦信充使東

都令右肅機盧承慶充使必令息彼冤滯稱朕意焉
咸亨三年十一月駕幸許汝等州分遣使覆見禁囚
徒

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曰自今內外法官咸宜敬慎
其文深次骨跡徇凝脂高下任情輕重失衷必寘嚴
典以彰瘕惡

景龍二年七月大理正王志愔奏言法令者人之隄
防隄防不立則人無所禁竊見大理官察多不奉法
以縱罪爲寬恕以守文爲苛刻臣愚少執刑典卽爲
衆所謗帝謂曰法恣則傷人寬則漏罪情實寘罰在

於中平宜慎之志愔因奏上應正論以見意

玄宗先天二年四月詔曰法憲之設期於無私本以
救人蓋非獲已故得情存於勿喜折獄貴於哀矜至
如斷決諸罪皆著科條若守而不失自爲良吏如聞
近日州縣罕習章程率情嚴酷或致殞殂假令事應
重辟固當明啓刑書豈可輒因夏楚輕絕人命太上
皇仁覃萬寓澤被群生子愛黎甿慎恤刑罰予恭承
天訓虔奉睿圖旰食載勤納隍兢慮凡厥長吏宜達
此懷務遵法式勿仍前弊如或有違當寘嚴法宣示
黔庶咸使聞知

開元三年二月庚午詔曰無知之徒自罹刑憲一遭
縲紲坐變星瑄長吏依違不時疏決過成滯獄豈曰
當官况三陽在辰德澤思布一物失所勤恤是殷惟
懷永圖俾申幽枉其所在見禁囚未斷決者令所在
長官親加按理仍令御史及按察使訪察隨事糾繩
六年二月己卯詔曰仲春在候膏雨頻流故當法天
布和順時行令天下諸繫囚宜令所繇作速疏理斷
決勿有寃滯

八年詔曰庸愚之人自犯踈網至於公憲誠則難容
然服念泣辜昔賢懿躅惟刑是恤不可暫忘如聞囚
徒或有寃滯久在幽繫情何以堪其外州已有使覆
京城內宜令中書門下就禁司按理如有枉濫隨事
奏聞

十四年四月詔曰時屬正陽事殷蠶穡愍彼囹圄或
多寃濫宜弘慎恤之恩俾助生育之德其所有囚徒
除死囚已外所司長官卽疏決處分庚戌又詔曰孟
夏麥秋尚夾小罪况天時漸熱深愍繫囚徒宜令中
書門下巡城內囚徒量事處置畿甸徒囚赤縣縣令
疏理斷決勿滯禁人

二十年二月駕發東都北巡符申命宰臣所在疏決

囚徒

二十三年四月壬子詔曰農作是時人無棄日所在獄訟或有滯留其都城已令中書門下疏理其京城及北都各委留守天下諸州委本道採訪使及本州長官隨事決斷勿令冤繫徒以下罪並量決罰便訪其官典犯賊宜准嘗式

二十五年正月壬午制曰朕猥集休運多謝哲王然而哀矜之情大小必慎自臨寰宇子有黎蒸未嘗行極刑起大獄上玄降鑒應以祥和思叶平邦之典致之仁壽之域自今有犯罪死除十惡宜令中書門下

與法官詳所犯輕重具狀奏聞

天寶十載正月詔曰法以輔德刑以閑邪豈在煩苛必資簡易朕永懷至理思致還淳每懷哀矜之心屢申寬大之詔寔欲人皆知禁化洽無爲頃者已令法官每刊刑典蓋繇此也

肅宗乾元三年閏四月己卯御明鳳門大赦改元詔曰自古百王欽慎刑罰蓋以法者人之命刑者國之權苟或失其科條固難措其手足頃以姦臣擅命中典不脩造次便行哀矜何在自今已後其有犯極刑者宜命本司依舊三覆庶平反之際人謂不冤幽明

之間理皆無濫

代宗寶應三年七月壬寅大赦改元制曰天下刑獄須大理正斷刑部詳覆不得中書門下便卽處分大曆四年七月癸未詔曰如聞州縣官比年來率意恣行麤杖不依格令致其殞斃深可哀傷頻有處分仍聞乖越自今以後非灼然蠹害者不得輒加非理仍委觀察節度使嚴加捉搦勿令有犯錄名聞奏宣示中外宜悉朕懷

德宗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曰近日州縣官吏專殺立威杖或踰制自今以後有責情決罰致死者宜令本道觀察使具事繇聞奏并申刑部御史臺順宗初卽位制曰天下官吏應行鞭捶本罪不至死者假以責情致令殞斃每念於此良增惻然宜切加察訪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制曰天下官吏應行鞭捶責情致死者切令察訪

三年九月給事中穆質奏諸州府鹽鐵使巡院應決私鹽死囚請州縣同監免有冤濫從之

四年正月詔曰自今以後在京諸司應決死囚者不承正勅並不在行決之限如事迹兇險須速決遣并

特勅處分者宜令一度覆奏

時左街功德使吐突承
堆牒京兆府稱奉進止

令杖死殺人僧惠寂府司都不
覆奏便行御史臺奏故有是詔

九年八月袁州刺史李將順坐陪擾人貶道州司戶
參軍大僚詣執政以為刺史抵禁不經按訊遽貶官
恐不可乃追詔遣御史馳往推究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赦書刑獄所繫理道最切如問
比來多有稽滯一拘囹圄動變炎涼自今已後宜令
御史臺切加訪察每季差御史巡囚事涉情故或斷
結不當有失刑政具事繇聞奏其天下州縣并委御
史臺并出使郎官御史兼諸道巡院切加察訪

四年三月壬子赦書天下諸州府縣官吏應行鞭撻
本罪不至死者假以責情致令殞斃每念於此良增
惻然宜委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等切加察訪具
事繇聞奏

敬宗寶曆元年四月制如聞京城諸司捕繫推鞠動
經旬時每季御史巡囚罕能舉劾積成寃滯為獎頗
深宜重舉明長慶元年七月十八日赦件聞奏
文宗太和四年四月丁丑詔曰如聞時稼甚滋人心
望歲近者時雨稍乏憂懷載深慮有留獄致傷和氣
應京城諸司見禁囚徒宜令御史臺選清強御史二

人各就司疏決處分具輕重以聞

六月壬申詔如聞御史臺大理寺京兆府及諸縣囚徒近日訊鞠例多停滯自今已後宜令所司速詳決處分其諸司應推獄有稽緩稍甚與奪或乖者仍委尚書左右丞及分察御史糾舉以聞

十月詔自今已後有特決囚不令覆奏者有司亦須

准故事奏覆先是命中人送教坊樂官劉楚才等四人張等十人於西內處置宰臣楊嗣復等奏伶人賤類出入宮禁定刑議罪有異平人若不痛繩卽難簡肅准宣各決痛杖一處死事亦相緣宣下之事未有正勅府司准宣處置又不覆奏稍乖嘗例有感衆情詔荅曰宣下之時不令覆奏稍乖舊制良用慨然遂有是詔

五年二月丁丑詔以方春用事寒氣稍侵京城見禁

囚徒慮有寃結宜令御史兩人各就本司疏理以聞

七年正月壬子詔曰議獄恤刑前王攸重苟有寃滯

卽傷陽和應在城諸司諸使有囚徒限七月內處分

訖奏聞河南府八州府勅到准此處分

閏七月乙卯朔詔京城囚徒慮有寃滯已委疏決務

從寬降宜令鄭覃令狐楚速具條疏以聞

八年四月丙戌詔曰朕比屬暇日周覽國史伏讀太

祖因閱明堂經見五臟之係咸附於背乃下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且人之有生繫於臟腑灸針失所尚致

天傷鞭朴苟施能無枉橫况五刑之內笞最為輕豈
可以至輕之刑傷至重之命朕躬承丕業思奉貽謀
言念於茲載懷惻隱其天下州府應犯輕罪人除情
狀巨蠹法所難原者其他過誤罪愆及尋嘗公事違
法並宜准貞觀四年四月十七日制處分不得鞭背
今年已後每至夏至已後立秋已前就州府常條之
中亦宜量與矜減速為疏理不得久令禁繫委御史
臺切加糾察永為管式

五月辛亥朔癸丑詔曰如聞大理寺所覆諸州府刑
獄皆盤勘微細節目不早詳斷道路遐遠往返經年
非惟囚禁多時有傷和氣兼亦覬望恩澤故涉稽留
為弊頗深須有提舉宜令御史臺切加糾察准勅限
較科推狀中有贓數異同及罪人伏獄未盡者即許
移牒盤問其他煩碎事條不關要節者并不得更令
移牒勘覆

開成四年四月詔曰京城百司及府縣禁囚動經歲
年推鞠未畢蓋繇官吏因循致此留獄鬱蒸在候寃
滯難堪宜付御史臺委中丞高元裕及強明御史三
兩人各就本司應見禁囚分閱案牘據理疏決聞奏
宣宗大中四年四月詔法司使法或持巧詐分律兩

端遂成其罪旣奸吏得計則黎庶何安自今已後應書罪定刑宜令直指其事不得舞文妄有援引頒示天下長吏嚴加覺察不得輒使奸吏如有此色當議停解

九月御史臺奏准舊例京兆府准勅科決囚徒合差監察御史一人到府門監決伏請自今已後許令御史到府粗精引問以究獄情如囚不稱寃方許行決真其濫刑永息寃濫獲申勅旨宜依其河南府亦令准此諸州應有死囚仍委長吏差官監決

八年三月甲辰詔此後除巨蠹所不原外每立夏至立秋前犯罪人就州府嘗條之中量與減貸速爲疏理無令淹繫

懿宗咸通元年詔曰至道所先刑柄最切向聞鞫斷動隔炎涼不惟理且未伸多致疾而成天寃靈旣聚和氣乃傷日月星辰繇此失度水旱蟲賊所以爲災自此委刑法官條示天下州府長吏旋卽疏理無致淹延

後唐莊宗天祐五年四月下令曰議獄恤刑比求寃濫頽民下輦輕侮憲章苟非五聽之通明何辨二門之邪正自今後法司如有疑獄予自據格令以決之

此法既行雖親無赦

同光二年六月己巳勅應御史臺河南府行臺馬步司左右軍巡院見禁囚徒據罪輕重限十日內并悉決遣申奏仍委西京諸道州府見禁囚徒速宜疏決不得淹停兼恐內外刑勢官員私事寄禁切要止絕俾無冤滯

三年五月己未在京及諸道州府所禁罪人如無大過速令疏決不得淹滯

六月甲寅勅刑以秋冬雖開惻隱罪多連累翻慮淹滯若或十人之中止爲一夫抵死豈可以輕附重禁錮逾時言念哀矜又難全廢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並宜各委本司據罪詳斷申奏輕者卽時疏理重者候過立春至秋分然後行法如是事繫軍機須行嚴令或謀惡逆或畜姦邪或行劫殺人難於留滯並不在此限

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庚申勅應天下州使繫囚除大辟罪已上委所在長官速推勘決斷不得傍追證對經過食宿之地除當死刑外並仰釋放兼不徵治二年春左拾遺李同上言天下繫囚請委長吏逐旬親自引問質其罪狀真虛然後論之以法庶無枉濫

從之

六月大理少卿王欽上言凡決極刑合三覆奏近年已來全不守此伏乞今後前一日令各一覆奏奉勅宜依

八月西京奏奉近勅在京犯極刑者令決前一日各一覆奏伏緣當府地遠此後凡有極刑不審准條疏奏覆奉勅旨昨六月二十日所降勅文祇爲應在維京有犯極刑者覆奏其諸道已降旨命准舊例施行今詳西京所奏尚未明近勅兼慮諸道有此疑惑故令曉喻

十月辛丑德音爲政之要切在無私聽訟之方惟期不濫天下諸州府官員如有善推疑獄及留雪冤濫兼有異政者當具姓名聞奏別加甄獎

三年正月丁巳內出御札曰朕聞堯舜有恤刑之典貴務好生禹湯申罪已之言庶明知過今月七日據巡簡軍使渾公兒口奏稱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鬪之事朕昨初聞奏報實所不容率爾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今且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旣載聆讜議方覺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亦以渾公兒誑誣頗甚敬瑭詳覆稱乖致人當枉法而殂處朕於

有過之地今減嘗膳十日以謝幽枉其石諱敬瑄是朕懿親合施規諫既茲錯誤宜示省循可罰一月俸渾公兒決脊杖二十仍削在身職銜配流登州嘗知所在其小兒骨肉各賜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塋兼此後在朝及諸道州府凡有極刑須子細裁遣不得回循付中書門下百僚進表稱賀

十二月癸丑諸州使數奏囚人死於獄中奉勅朕以握圖纘位端已臨民每於刑獄之間倍軫憂勤之念慮多淹滯累降指揮儻一物以啣冤悔萬機而是愧近聆數處申奏囚人獄內身殂事既不明理難取證

將絕欺罔之弊須頒條理之文宜令今後凡有刑獄切依前准勅命施行斷遣不宜淹停如有賊徒推尋反證斷遣未聞在獄疾病者委隨處官吏當面錄問令醫人看候無致推司官吏別啓伴門

長興元年二月郊祀畢下制曰欲通和氣必在申寬將設公方實資獎善州縣官寮能雪冤獄活人生命者許非時選仍加階超資注官與轉服色已著緋者與轉兼官

二年三月辛亥勅朕猥以眇躬薦承鴻業念彼疲瘵勞於寢興或慮官不得人因成紊亂或慮刑非其罪

遂致怨嗟王化所興獄訟爲本苟無訓勵必有滯淹
近日諸道百姓或諸多違犯或小可鬪爭官吏曲縱
吏人巧求瑕釁初則滋張節目作法拘囚終則誅剝
貨財爲恩出拔外憑公道內徇私情無理者轉務遷
延有理者却思退縮積成訛弊漸失紀綱自今後切
委逐處官吏州牧縣宰等深體予懷各舉爾職凡關
推究速與剴裁如敢苟縱依違遂成枉濫或經臺訴
屈或投匭申冤勘問不虛其元推官典并當責罰其
逐處觀察使刺史別議朝典宜令諸道州府各依此
處分所管屬郡委本道嚴切指揮

八月丁亥勅三京諸道州府刑獄近日訪問依前禁
繫人多不旋決諸道宜令所在各委長吏專切推窮
不得滯淹

愍帝應順元年三月戊午詔曰刑柄爲制禮之先獄
訟乃有國之重一成共守四海同文咸符欽恤之言
乃致太平之道以近及遠列職分司申明皆有其舊
規決斷各繇其所屬惟理則罪疑可定惟正則刑措
可期諒在舉行方無壅滯應三京諸道州府繫囚據
罪輕重疾速斷遣比來停滯須奏取裁不便區分故
爲留滯今後凡有刑獄據理斷遣如有勅推按理合

奏聞不在此限

末帝清泰元年五月丁丑詔在京諸獄及天下州府見繫罪人正當暑毒之時未免拘囚之苦誠知負罪特軫予懷恐法吏生情滯於決斷詔至所在長吏親自慮問據輕重疾速斷遣無令淹滯

二年四月辛丑詔曰運當昭泰時屬樂康思欲導和氣於雍熙布休光於幽隱將期恤物必軫深仁今以甫及蕤賓適茲炎毒宜茂好生之德俾敷在宥之文足以寬肺石之寃辭叶薰風之解愠庶遵時令獲奉天心宜令御史臺河南府運巡諸道州府自五月一

日已前見繫罪人嘗赦不原及已見情狀之外悉令疾速斷遣勿至淹停

晉高祖天福三年正月勅應諸道州府刑獄慮有淹延宜令逐處應用禁繫人等并仰各據罪戾詳事理速斷遣不得停滯仍付所司

三月庚午詳定院奏前守洪洞縣主簿盧瑛進策云伏以刑獄至重朝廷所難尚書省分職六司天下謂之會府且諸道決獄若關人命卽刑部不合不知欲請州府凡決大辟罪人請逐季具有無申報刑部仍具錄案款事節并本判官馬部都虞候司法叅軍法

直官馬部司判官名銜申聞所貴或有案內情繇不
圓刑部可行覆勘如此則天下遵守法律不敢輕議
刑書非唯免有啣冤抑亦勸其立政者臣等參詳伏
以人命至重而國法須精雖載舊章更宜條理誠恐
允當望賜施行從之

五月詔曰刑獄之難古今所重但關人命實動天心
或有冤魂則傷和氣應諸道州府凡有囚徒據推勘
到案款一一盡理子細簡律令合格勅其間或有疑者
准令又讞大理寺亦宜申尚書省省寺明有指歸州
府然後決遣

五年三月丙子詔曰自大中六年已來務耳稱冤決
杖流配訴內雖有理不在申明今後據其所陳與爲
勘斷務耳之罪准律別科

六年秋七月庚辰詔曰政刑所切獄訟惟先推窮須
察於事情斷遣必遵於條法用弘欽恤以致和平應
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縣見禁諸色人等宜令逐處
長吏嘗切提撕疾速決遣每務公當勿使滯淹

少帝天福八年四月壬申勅詔自臨寰宇思致和平
以四海爲家慮一物失所每念狴牢之內或多枉撓
之人屬此炎蒸倍加軫憫冀絕滯淹之嘆用資欽恤

之仁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見禁罪人等宜令逐處長吏嚴切指揮本推司及委本所判官疾速結絕斷遣不得淹延及致寬濫仍付所司

開運二年五月壬戌殿中丞桑簡能上封事曰伏以天地育萬物廣博厚之恩帝王牧黎元行寬大之令是知恤刑緩獄乃爲政之先布德行惠寔愛民之本今盛夏之月農事方殷是雷風長養之時乃勸植蕃廡之際宜順時令以弘至仁竊以諸道州府都郡縣應見禁罪人或有不仁在囹圄稍滯區分胥吏舞文枝蔓及衆捶楚之下或陷無辜縲紲之中莫能自甦尚

一人拘繫則數人營財物用旣殫功業亦罷若此之類寔繁有徒切恐官吏因循寢成斯弊伏乞降詔旨令所在刑獄委長吏親自錄問量罪疾速斷遣務絕寬濫勿得淹留庶免虛禁平人妨奪農力異召和氣以慶明時勅曰囹圄之中縲紲之苦奸吏苟窮於枝蔓平人用費於貨財繇茲滯淹兼致屈塞桑簡能體茲軫憫專有敷陳請長吏躬親免獄官抑逼深爲允當宜在頒行

十月甲子秘書省著作郎邊玘上封事曰臣聞從諫如流人君之令範極言無隱臣子之嘗規蓋欲表大

國之任人致萬邦之無事前文備載可舉而行伏以
皇帝陛下德合上玄運膺下武盱食宵衣而軫念奸
生惡殺以推仁幾措典刑固無冤枉然以炤臨之內
州郡充多若不再具舉明伏恐漸成奸弊臣竊見諸
道刑獄前朝曾降勅文凡是禁繫罪人五日一度錄
問但以年月稍遠漸致因循或長吏事煩不躬親點
簡或胥徒啓倖妄要追領證明慮有涉於濫刑卽恐
傷於和氣伏乞特降詔勅自今後諸道并委長吏五
日一度當面同共錄問所異處法者無恨銜究者獲
伸俾令四海九州咸歌聖德五風十雨永致昌期勅

曰人之命無以復生國之刑不可濫舉雖一成之典
務在公平而三覆其詞所宜詳審凡居法吏合究微
情邊圻近陟周行俄陳讜議更彰欽恤宜乞申明
三年十一月丁未左拾遺竇儼上疏曰臣伏觀名律
例疏云死刑者古先哲王則天垂象本欲生之義期
止殺絞斬之坐皆刑之極也又准天成三年閏八月
二十三日勅行極法日宜不舉樂減嘗膳又刑部式
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斯皆仁君哀矜不捨之
道也竊以蚩尤爲五虐之科尚行鞭扑漢祖約三章
之法止有死刑絞者筋骨相連斬者頭項異處大辟

之目不出兩端濫刑所興近聞數等蓋緣外地不守
通規肆率情性或以長釘貫筓人手足或以短刀齧
割人肌膚乃至累朝半生半死俾冤嚴而上達致和
氣以有傷將弘守位之仁在峻惟刑之令欲乞特下
明勅嚴加禁斷者勅曰文物方興刑罰須當有罪宜
從於正法去邪漸契於古風實儼所貢奏章實裨理
道宜依所奏准律令施行

漢隱帝乾祐二年正月勅政貴寬易刑尚哀矜慮茲
蔓之生姦寔軫傷而是念今屬三元改候四序履端
將異和平無如獄訟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見繫罪
人委逐處長吏躬親慮問其於決斷務在公平但見
其情卽爲具獄勿令牽引遂致淹滯無縱舞文有傷
和氣

四月甲午勅日月戒正陽候當小暑乃挺重出輕之
日是恤刑議獄之辰有罪者速就勘窮薄刑者畫時
疏決用符時令勿縱滯淹三京鄴都諸道州府在獄
見繫罪人宜令所司疾速斷遣無致淹滯枉濫
五月辛未勅王化所先獄訟攸切不唯枉撓兼慮滯
淹適當長養之時正屬煊蒸之候累行條貫俾速施
行靡不丁寧未曾奏報再頒告諭無或因循應三京

鄴都諸道州府詔至宜具疏放已行未行申奏無致逗留

周太祖廣順元年五月壬戌朔勅朕肇啓丕基躬臨庶政深慕泣辜之道以弘恕物之心今則方屬炎蒸正當長養黃沙繫繫宜矜非罪之人丹筆重輕切戒舞文之吏凡有獄訟不得淹延務令囚絕拘留刑無枉濫龔叶雍熙之化用符欽恤之情應京都諸道州府見禁人等宜令逐處長吏限勅到應有獄囚當面錄問事小者便須遣決案未成者卽嚴切指揮疾速勘決據罪詳斷疏放勿令停滯及致冤抑庶召和氣

俾悅群心

二年四月壬辰勅朕以寡昧獲主黎元將以召天地之和每思去刑政之弊寅恭於此宵旰焉勞今以節及長羸時臨暑熱耕農之戶蠶麥將忙宜於獄訟之間特示憂勤之旨應有刑獄切慮淹滯詔至所有重輕繫囚疾速勘鞫斷遣無令冤抑慮有淹延若輕罪畫時決遣其婚田爭訟務內勿治若事要定奪卽須疾速區分若斷遣不平許人糾告官典必議徵斷三年四月乙亥勅朕以時當化育氣屬炎蒸乃思縲絀之人是軫哀矜之念慮其非所案鞫淹延或枉濫

窮屈而未得伸宣或飢渴疾病而無所控告以罪當刑者唯彼自召法不可移非理受苦者爲上不明安得無慮欽恤之道夙宵靡寧應諸道州府見繫罪人宜令官吏疾速推鞠據經遣斷不得淹滯仍令獄吏洒掃牢獄嘗令虛歇滌洗枷械無令蚤虱供給水漿無令飢渴如有疾患令其家人看承囚人無主官差醫工診候勿致病亡循典法之成規順長羸之時令俾無滯淹以致和平又賜諸州詔曰朕以敷政之勤惟刑是重旣未能化人於無罪則不可爲上而失刑况時當長羸事貴清適念囹圄之閉固復桎梏之拘

縻處於炎蒸何異焚灼在州及所屬刑獄見繫罪人卿可躬親錄問省略區分于入務不行者令俟開繫有罪理須伸者速期疏決俾皆平允無至滯淹又以獄吏逞任情之奸囚人被非法之苦宜令加簡察勿縱侵欺嘗令靜掃獄房洗刷枷匣知其飢渴供與水漿有病者聽其骨肉看承無主者遣醫工救療勿令非理致斃以至和氣有傷卿忠幹分憂仁明溢事必能奉詔體我用心矐委於茲興寐無已餘從勅命處分世宗顯德元年十一月帝謂侍臣曰天下所奏獄訟多追引文證甚致淹延有及百餘日而未決者其中

有徒黨反告者却主陳訴者及妄遭牽引者慮獄吏作倖遲留致生人休廢活業朕每念此彌切疚懷此後宜條貫所在藩郡令選明幹寮吏掌其訴訟如有獄不滯留人無枉撓明具聞奏量與甄獎

冊府元龜

李嗣京參

四極文翔鳳訂正

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二

明罰

雷電有震耀之象秋冬行肅殺之令王者法之以制刑典其來尚矣故士師用弼於五教犯雖小而必刑王制具列於四誅害為大而無赦蓋聖人躬明哲之性通天地之心佐德以威順時行罰威克厥愛而事

允濟罰當其罪而衆知勸大則極竄殊死非所以爲重也小則鞭朴入贖非所以爲輕也然而閱罪簡孚有司之詳慎好生宥過王者之寬恕不及於嗣刑期無刑隨世損益厥有論要呂刑云屬於五極咸中有慶其是之謂乎

舜流共工於幽州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州北裔放

驩兜於崇山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竄三苗於三危三苗國名緇雲

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殛鯀於羽山方命圯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

其文述作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四罪而天下咸服

周武王既伐紂乃殺惡來惡來紂臣善讒毀諸侯

漢高祖嘗爲項羽將丁公逐窘丁公名固高祖彭城西短

兵接漢王悉顧謂丁公曰爾賢豈相忘哉丁公引兵

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

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

後世之爲人臣者無傲丁公也

文帝十六年東莞侯劉吉坐事國人過員免事見役使之員

數也

景帝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紀通子也子恢說不

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恢說有私怨于其父而自謀反欲令其父坐死

也說讀其赦嘉爲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律大

逆不道父母妻子同坐皆棄市今赦其餘子不與恢說謀者復其故爵論恢說及妻子如法

武帝元封六年黎侯召廷坐不出持馬要斬待發馬給軍匿不出也

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臣欽若等曰姓公孫倚舊故

乘高執而為邪帝為太子賀已為舍人故為舊故興美田以利子弟

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戍邊卒糧乏不能為方計以益之也貨賂上

流丞相貪冒受金於下故使衆庶貨賂上流執事朕恐之久矣終不自革革改

也也適以邊為援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所以饒邊也

為援邊州無事之時宜自若作車也使內郡自省作車以給軍用而令內郡自省減

諸餘功用而作車也省音所領切又令耕者自轉自轉穀于邊以困農煩

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重諸懷孕者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使懷

孕者為之傷耗以減武備也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

茲傳朱安世傳逮捕也獄已正於理

昭帝元鳳四年五月丁亥孝文廟正殿火太嘗及廟

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會赦太嘗轅陽侯德免為庶

人

元帝時諸葛豐為司隸較尉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

言其短徙豐為城門較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

祿大夫張猛帝不直豐適制詔御史城門較尉豐前

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

美豐前為司隸較尉不順四時脩法度專作苛暴以

獲虐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較尉不內省諸已省

也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舉言其事以報怨 告案無證之辭

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前言謂稱堪猛之美今乃更言

其短是不顧也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

免為庶人

成帝即位丞相御史條奏長信中太僕石顯舊惡及

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鄉憂慙不

食道病死先是元帝時顯為中書令巧慧習事能探

人主微旨深賊持詭辨以中傷人至是免官及諸所

交結以顯為官皆廢

永始二年十二月詔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

妄為巧詐多賦歛煩徭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

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

於是湯與萬年俱徙燉煌初將作大匠解萬年與關

其後卒不就

哀帝建平二年秋八月詔曰待詔夏賀良等建言改

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過聽賀良等言

過誤也 異為海內獲福卒亡嘉應皆違經悖古不合時

也

宜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 改元易號大赦天下以求

延祚而不蒙福哀帝悔之故更下制書諸非赦罪事皆除之謂改制易號今皆復故也非赦令也猶言自非赦令耳也語終辭也而讀者不曉輒改也為他字失本文也 賀良等反道惑衆下有司皆伏辜

平帝即位以冷褒段熲等哀帝時定議尊定陶傅太后為太皇太后丁后為帝太后與太后同尊又為共皇立廟京師議入孝元皇帝貶褒熲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又有司奏方陽侯孫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奸謀罪及主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

後漢明帝時何湯為郎中守開陽門候帝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詔詣大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

北鄉侯初即位大將軍耿寶中嘗侍樊豐侍中謝暉周廣乳母野王君王聖坐相阿黨豐暉廣下獄死寶自殺聖徙馮門

順帝為太子江京樊豐共構陷廢為濟陰王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迎立之間顯兄弟聞帝立率兵入北宮尚書郭鎮與交鋒刃遂斬顯弟衛尉景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闡顯及

其弟城門較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

永建元年虞詡代陳禪為司隸較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嘗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繫拘無辜為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獄者人之街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賊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尸諫耳順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

桓帝延嘉元年梁冀以罪自殺其他所連及公卿列較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之空虛

獻帝誅諸議郎侯祈尚書馮碩侍中胡崇討有罪也魏齊王芳嘉平中夏侯玄與李豐張緝蘇鑠劉賢樂敦同謀害司馬景王景王聞其謀先召李豐殺之天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為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居列侯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閣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

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

覆宗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條律報毓施行詔

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勾其子死命李豐子譚尚公主於

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其餘親屬徙樂浪郡

晉武帝時石覽轉尚書時秦涼為虜所敗遣覽都督

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偽免官後為鎮南將軍豫州

刺史坐討吳賊盧張首級詔曰昔雲中守魏尚以斬

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

敗法古今所疾覽備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

朝廷以敗為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未久尋復授用

異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有司

奉是也顧未忍耳令遣歸田里終身不得用勿削爵

土也

穆帝升平二年飲飛督王饒獻鴛鳥帝怒鞭之二百

使殿中御史焚其鳥於四達之衢

後魏道武天興三年李栗為左將軍性簡慢矜寵不

率禮度每在帝前舒放倨傲帝積其宿過誅之於是

威嚴始厲制勒羣下盡卑遜之禮自栗始也

天賜六年秋七月慕容支屬百餘家謀欲外奔發覺

伏誅死者二百餘人

太武太平眞君五年二月中山王辰等八人以北伐後期斬于那南

八年六月西征諸將軍扶風公處貞等八將坐盜沒軍資所在虜掠贓各千萬詔並斬之

封磨奴渤海人被刑爲官人崔浩之誅也太武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刑者繇事浩之故

文成興安三年十一月辛酉行幸信都中山觀察風俗十二月誅河間鄭民爲賊盜者男生十五以下爲生口班賜從官各有差

孝文延興四年十二月詔西征吐谷渾兵在句律城初叛軍者斬次分配柔玄武川二鎮斬者千餘人城陽王鸞與安南將軍盧淵李佐攻赭陽不利敗退而還時孝文幸瑕丘鸞請罪行宮孝文引見鸞等責之曰卿等摠率戎徒義因奮節而進不能夷拔賊城退不能殄茲小寇虧損王威罪應大辟朕革變之始事從寬貸今赦卿等死罪城陽降爲定襄縣王制戶五百古者軍行必載廟社之神所以示其威惠各有攸歸今懲卿等敗軍之罪於社之前以彰厥咎李洪之爲秦益二州刺史洪之素非廉靖每多受納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糾遂

鑠洪之赴京孝文臨太華庭集群臣有司奏洪之受賊狼藉又以酷暴孝文親臨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

宣武時高聰為散騎嘗侍兼護軍藉貴因權耽於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面陳聰罪帝乃出聰為平北將軍孝明踐祚以其素附高肇出為幽州刺史

孝莊建義三年四月爾朱天光討醜奴蕭寶寅於安定破禽之送於京師醜奴斬於東市寶寅死於駝牛渚

後周閔帝元年二月丁亥楚國公趙貴謀反伏誅詔曰朕聞文考昔與群公泊列將舉官同心戮力共治天下始終二十三載迭相輔弼上下無怨是以群公等用升余於天位朕雖不德豈不識此是以朕與群公同姓者如兄弟同於一心平定宇內各令子孫享祀百世而朕不明不能輯睦致使楚公貴不悅于朕與侯幾通此奴與王龍仁子孫衍等陰相假署圖危社稷事不克行為開府宇文盛等所告及其推究咸伏厥辜興言及此心焉如瘳音海病也但法者天下之法朕既為天下守法安敢以私情廢之書曰善善及後

世惡惡止其身其貴通與龍仁罪止一家衍止一房
餘皆不問

武帝建德六年伐齊於陣獲其齊昌王莫多婁敬顯
帝責之曰汝有死罪三前從并走鄴攜妾棄母是不
孝外爲僞主戮力內實通啓於朕是不忠送款之後
猶待兩端是不信如此用懷不死何待遂斬之

隋高祖開皇九年以陳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嘗侍王
嗟王義御史中丞沈顧等邪佞於其主以致亡滅皆
殺之邊裔

沈君公自梁元帝敗後嘗在江陵禎明中與蕭憲蕭
巖叛隋歸陳後主擢爲太子詹事君公博學有材辨
善談論後主深器之陳亡隋文帝以其叛亡命斬於
建康

王誼爲郢國公以恩禮稍薄頗懷怨望上在國元諧
亦頗失意誼數與相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
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帝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爲
同學甚相憐愍將柰國法何於是下詔曰誼有周之
世早預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
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誠約
口言悔過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

載誼識天有誼星桃鹿示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誑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爲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帝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家

煬帝大業元年八月并州總管漢王諒反左僕射楊素討平之三年正月癸亥詔并州逆黨已流配而逃亡者所獲之處卽宜斬決

九年斛斯政奔高麗十年帝親征高麗高麗囚送政帝大悅八月班師十月帝還京師十一月支解政於

金光門外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高祖見奴賊帥張貴擊之曰汝之爲賊事絕人理不可忍言至乃對人父婿辱其妻女古來群盜未有如斯之酷爲人若此何可父全左右撮而腰斬之

三年太宗破王行本面縛請降引見於華陰高祖恐其亡逃慰勉之還令入城高祖尋至蒲州數之曰汝請援建德求助武周彌歷多時竟無至者知窮食盡方始出降遂使城內官民父罹荼毒若不戮汝何謝寃魂於是斬之籍沒其妻子

太宗貞觀二年六月下詔曰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
 彰卑高既陳人倫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天
 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既絕割
 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
 諒繇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
 風於身後至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鳩弘農人神
 所疾異代同憤况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罔
 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男裴虔通昔在隋氏委質藩
 寮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乃忘蔑君親潛圖
 弑逆密伺間隙招結群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

之惡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

時兼累逢故令可特免極刑投之四夷用明逆順之

理以獎君臣之義可除名削爵遷配驩州初字文化及得志大

見親委及王世充敗以彭城歸國高祖方以綏懷焉

務不之罪也初授滁州摠管太宗嘗從容謂侍臣曰

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虔通煬帝故人也而親為

亂首朕方崇教義何得忘之後數日而發詔虔通平

嘗時每云身除隋室以啓大唐自以為功

頗有翹望之色及得罪愆憤載餘而死

七月戊申詔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

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隋武牙郎將元禮並於隋代

俱蒙任使乃協契字文化及構成弑逆宜依裴虔通

除名配流嶺表

七年春正月戊子詔曰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馬德戡
裴虔通孟康元禮楊覽唐秦義牛方裕元敏薛世良
馬舉元武達李本季孝質張愷許弘仁令狐行韋席
德方李覆等大業季年咸居列職或恩結累世任重
一時乃包藏凶慝忘茲忠義爰在江都遂行弑逆罪
百間趙釁深梟獍雖事是前代歲月已久而天下之
惡古今同棄宜從重典以厲臣節其子及孫并宜禁
錮勿令齒叙化及爲魁首又竊名號一門之內凶惡尤
甚但其兄士及不預逆謀雖云昆季僅免誅戮自委
質皇朝勲庸克著彰善癉惡抑有舊章士及一房不

在此例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十九年十一月庚辰帝征遼廻次易州界司馬陳元
璿令百姓種蔬坑上而徵火煦之欲其速生以擬
進太宗聞之責其諂媚詔免官

高宗永徽四年二月甲申司徒荆王元景司空吳王
恪房州刺史駙馬都尉房遺愛寧州刺史駙馬都尉
薛萬徹嵐州刺史駙馬都尉柴令武等坐謀反遺愛
萬徹令武并斬元景及恪遺愛妻高陽公主令武妻
巴陵公主并賜死帝引遺愛謂曰與卿親故何恨遂
欲謀反遺愛曰臣包藏姦慝誠合誅夷但臣告吳王

恪冀以贖罪竊見貞觀中紇于承基游文芝并與侯君集劉蘭同謀不軌於後承基告君集文芝告劉蘭並全首領更加官爵帝曰卿承籍緒餘身尚公王豈比承基等且告吳王反事無乃晚乎遺愛遂伏罪

龍朔三年四月壬辰右史董思恭以知考功貢舉事預賣策問受賊帝令於朝堂斬之百僚畢集帝使謂之曰古者帝王皆不獨理藉股肱舟楫共安百姓今委寄公等本望副朕心董思恭賣策問取錢物悉已搜獲亂我憲章蠹害特甚事須以殺止殺懲警後來公等宜看決思恭與衆共棄使語思恭曰汝是百代

寒微未及倫伍只如右史簡英俊爲之爲汝溥解文章所以不次擢授計應少自勉厲深荷恩榮遂敢狼藉取錢自觸刑網汝須甘心服死爲天下鑒誠思恭臨刑告變免死長流嶺表

咸亨二年婺州司馬秦懷恪坐贓特令朝堂斬之仍集百寮及朝集使宣勅謂之曰王者統天理物莫不先安百姓百姓安者止在庶寮朕所以每精簡岳牧及諸州上佐自非至誠清白景行循良者不輒畀此職庶其各申智效以裨政道秦懷恪法司抵罪但合處流朕以刑政之典須越常憲豈不知哀敬折獄情

恤哀矜但以殺止惡義在懲肅又以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故對公等加其顯戮但法者國之權衡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也罪惡難容者雖小必刑情狀可原者雖大必有此乃彛典非故濫誅公等諸人當識朕意足爲殷鑒各宜勉之
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曰國之大綱惟刑與政刑之不中政乃必虧劉光業王德受王處身屈筠鮑思恭劉景陽等庸流淺識姦吏險夫以酷暴爲能官以凶殘爲奉法往從按察害虐在心倏忽加刑呼吸就戮曝骨流血其數甚多寃濫之聲盈於海內朕惟新布

澤恩被人群撫事長懷尤深惻隱光業等五人積惡成釁并謝生涯雖其人已殂而其跡可貶光業所有官爵並宜追奪其枉被殺人各令州縣鄉里埋塋還其官蔭劉景陽身雖見在情不可矜特以會恩免其嚴罰宜從貶降以釋寃情

是月又制酷吏丘神勣來子珣萬國俊周興來俊臣魚臣曄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陳嘉言等雖已身死并遣除名

睿宗唐隆元年六月以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

冉祖雍並交通凶逆徙於嶺表

景雲元年九月制曰潞州刺史趙彥昭交結回邪諂附凶孽輿金輦貨昂寵祈榮可歸州刺史先是巫媪趙氏昵於帝庶人得封爲隴西夫人與彥昭隣居因附焉及趙氏誅自其家獲彥昭納賄賂故貶官

玄宗平帝庶人以左御史大夫竇懷貞諂事逆徒貶
馬員外郎

先天二年九月壬戌貶特進李嶠之子太子率更令暢爲虔州刺史嶠隋暢之任勅曰事君之節危而不變爲臣則忠貳乃無赦特進致仕李嶠往緣宗帝弑

逆襲行戡定揖讓之際天命有歸嶠安有窺覩不知逆順伏陳詭計朕親覽之以其早負詞學累居台輔忍而莫言將掩其惡今忠邪旣辨與物惟新賞罰儻乖下安勸雖經赦典猶宜放斥於其老疾俾遂餘生聽隨子暢赴任

十月癸卯帝親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戈鋌金甲照曜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嚴節之三軍出入號令如一帝親擐戎服持沉香大鎗立於陣前威振宇宙長安士庶奔走縱觀填塞道路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

容坐於纛下將斬之宰相劉幽求張說跪馬前諫曰
元振翼戴上皇有大功於國雖犯軍令不可加刑伏
望寬宥以從人望帝乃捨之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禮
部事唐紹以董軍儀有失坐於纛下斬之

先天三年正月以郟王府長史崔恪與昆弟不睦冀
州刺史平嗣先父闕溫清之禮并解見任

二月戊子勅曰涪州刺史周利貞滑州刺史裴談饒
州刺史張利貞大理評事張思敬大理評事王承本
京兆府華元令劉暉貝州鄆縣令楊允陳州太康令
康璋侍御史封詢行及判官張芝衛遂之公孫璣申

州司馬鍾思廉等十三人皆爲酷吏比周興來俊臣
侯思止等事跡稍輕並宜放歸草澤終身勿齒

三月丙午廓州刺史左感意坐賊杖殺勅曰好生之
德雖叶於天意止殺之義用勸於生靈人者因而不
犯殺者豈以爲暴前廓州刺史左感意頃居塞上拔
自行間薄效未輪率情狂鄙輕侮彛憲侵擾公私賊
數旣多割剝滋甚曾飢狼之不若固害馬之宜除比
令按問咸自承伏且緣邊人徭役辛苦朕嘗思惠養
特所哀憐寧有作牧宣條恣行非法儻不悛于嘗典
何以塞彼深愆宜其處置以謝百姓

四年正月癸未皇后妹姁尚衣奉御長孫昕與其妹
姁楊仙玉於里巷間毆擊御史大夫李傑初昕以細
故與傑不協自負懿戚遂肆其豪縱辱之即日傑上
表自訴曰髮膚見毀雖則痛心冠冕被凌誠爲辱國
帝大怒令於朝堂斬昕等左散騎嘗侍馬懷素以陽
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陳諫乃下詔曰夫爲令者自
近而及遠刑罰者先親而後疎長孫昕楊仙玉等惡
恃戚屬恣行兇險輕侮嘗憲損辱大臣情特難容故
令斬決今群官等累陳表疏故有誠請以陽和之節
用肅殺之時援引古今詞義深懇朕志雖從諫情亦

借法宜寬異門之罰從聽枯木之斃卽宜決殺以謝
百寮仍降勅書慰諭傑曰長孫昕等朕之密戚不能
相遵以禮而使凌犯衣冠雖寘以極刑俾之謝罪卿
志氣忠亮爲國柱臣宜以剛腸疾惡勿以克人介意
十年閏五月乙酉上封人蔣寵言事涉邪杖四十流
于藤州勅曰朕以菲德恭承大寶執天下之政奉宗
廟之靈于今十載矣何嘗不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夙
夜憂勞無忘鑒寐永惟萬事之統恐累三光之明幸
天地休和群生樂業尚且內惟輔弼外咨牧宰徵諫
納善舉才任賢佇求瘼以利人思進道以益化宇宙

至大軍國事殷慮一物之失所當萬方之重責故設
匪鼓以通諫許士庶之盡言而政教未孚澆訛日甚
獻言者苟求自達論事者多涉於妄國子進士嘗州
人蔣寵學不師古識未知今或離間君臣或非毀骨
肉固是異端阿僻之說甚乖輪忠效直之意若寢以
成風則姦險道長人而無禮法所宜誅朕志在好生
情求進善恐求者未悟儻默而不言思存大猷務設
寬典宜決杖一頓移貫藤州爲百姓自今已後貢舉
及陳奏上封者必須景行循謹無使僥倖求名若制
令有虧禮刑致紊失於政理責在朕躬則敬佇昌言

法當無隱百辟兆庶識朕意焉

十一年帝謂宰臣曰昨聞萬年縣界崇仁坊有黃衣
長上斫殺人不見州縣奏來是何道理時左金吾衛
黃衣長上楊駱持刀入烏那昇家傷昇妻女僮而免
死有司懼罪將掩之及是張說等且以實奏曰陛下
至明無幽不燭臣等闇劣誠負聖朝帝曰事在有司
非卿之過宜令京兆尹孟溫卽收駱集衆杖殺
十五年趙州平棘縣人趙軋祐獻書妄引經義論及
休咎配流安南

是年尚書左丞相張說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

融以朋黨坐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爲魏州刺史

十七年七月丁巳吏部侍郎崔澣坐交游非道制曰朕聞四時之義信在不言三代之風德以歸厚道可先乎訓俗理必繇乎在位有犯無隱各教之攸先上和下睦憲章之惟舊其有辯言亂政實誠殷書僞行登朝深懲魯典朝請大夫守吏部侍郎上護軍齊澣累踐清要誠宜至公承議郎守興州別駕麻察頻經貶逐理合遷善乃交構將相離間君臣作譖黷之笙簧是德義之蝥賊都水監丞齊敷靈州都督府兵曹

參軍郭稟等趨走末品姦譎在心左道與人橫議於下並青蠅可鑒害馬難容或任高星象或名徵草芥上耻大夫之辱下羞徒隸之刑特解嚴誅宜從遠逐澣可高州良德縣丞員外置長任察可潯州皇化縣尉員外置長任敷宜量決一百長流崖州稟亦量決一百長流白州仍並差使馳驛領送雖萬方之過情切在予而四罪以聞刑其自爾且如非賢勿理食祿憂政庶乎文武百辟忠公事主出惟長者之遊言必先王之道光昭雅訓可不務乎如或迹在不經思出其位雖輕勿赦抑有嘗法布之朝綱知朕意焉

二十年六月幽州長史趙含章坐盜用庫物左監門
負外將軍楊元方受含章饋餉並於朝堂決杖流瀼
州皆賜死于路

二十四年四月詔曰武溫春聚合姦黨託附權要安
構異端爲其魁傑兼有私穢合當極法宜重杖決一
百河南府福昌縣主簿魏萱前睦州桐廬縣尉王延
祐相爲黨與朝夕談議既涉非違宜各決一頓長流竇
州

天寶二年正月貶吏部侍郎苗晉卿吏部侍郎宋遙
時李林甫爲尚書專在廟堂銓事唯委晉卿及宋遙

主之選人既多每年兼命他官有識者同考定書判
務求其寔是載春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叅選晉卿與
遙以倚初承恩欲悅附之考選人列等第凡六十四
人癸甲乙丙科奭在其首衆知奭不讀書論議紛然
有蘇孝蘊者嘗爲范陽令前事安祿山具其事告之
祿山恩寵特異謁見不嘗因而奏之玄宗大集登科
人御花萼樓親試升第者十無一二焉奭手執試紙
竟日不下一字時人謂之曳白帝怒貶晉卿爲安康
郡太守遙爲武當郡太守倚爲淮陽郡太守勅曰門
庭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時士子皆以

爲戲笑考官禮部郎中裴朏起居舍人張烜監察御史宋昱右判拾遺孟正朝皆貶官嶺外

五載十月河北道黜陟使以鄴郡鄗陽縣令楊懋等十五人清狀及善狀聞劍南道黜陟使以江油郡太守趙澄等六人賊狀聞初詔委周親舉守令及是考績乃下詔曰朕憂彼黎元寄之牧宰嘗慮授任非常撫字乖方頃所以設舉親之科廣得賢之路爰初詣闕亦旣明試以言及乎從政必欲深考其實懸之賞罰要以始終近日分遣使臣因之巡察善惡之驗事旣足明懲勸之端言斯可復其楊懋等七人黜陟使

並奏清狀宜與改轉其所舉主六品已下付所司准此處分五品已上各賜一上下考李連等八人旣奏善狀除已改官者至選日各減三兩選仍稍優與處分一中上考趙澄等六人但犯賊私除已流貶者自餘並速准律科斷其舉主各量犯者罪狀輕重咸從貶黜仍宣示中外咸使知悉

六載二月丁酉嶺南五府經略探訪使彭果坐贓伏罪詔曰嶺南五府經略探訪使光祿少卿兼南海郡太守攝御史中丞彭果頃者擢以非次鎮彼方隅不能慎守名簡克副朝寄而乃貪林匪極求欲無厭官

吏恣其侵漁蒼生受其塗炭醜聲轉露穢迹彌彰及
令推窮並自招伏計其贓數十萬有餘議以嘗科法
當殊死但尚寬典免致嚴誅宜從杖罰俾徙荒徼卽
就大理寺門決六十除名長流溱溪郡仍卽差使馳
驛領送至彼捉搦勿許東西

十四載正月左降官灋陽郡長史吉溫坐非法伏罪
詔曰太中大夫灋陽長史員外置同正員吉溫頃因
任使輒肆威福行刻物之法人殆不堪奮自賢之心
士無敢忤况徇私傾險公行毀譽飾僞言而售詐崇
詭行以釣名離貳朝廷猜携倫伍近皆發露薄從取

黜而作孽未弭隱慝更彰且縱姦非逼人子女復受
賄賂莫懼彝章或侵漁田宅取納口馬尚恐誣謬當
令按劾及尋枝葉咸悉根源人之無良乃至于此國
有嘗憲合寘極刑時屬陽生特從寬議宜謫遐裔以
戒庶寮可晉康郡端溪縣尉員外置長任所在卽馳
驛發遣

十一月范陽節度安祿山反兵向闕是月斬其男太
僕卿慶宗

肅宗幸靈武至安定郡初帝之北新平太守薛羽安
定太守徐穀皆棄郡走使人驚散左右勸帝斬之以

勵天下帝斬之而後行

至德元年九月肅宗引潼關敗將王思禮呂崇賁李承光等於纛下將斬之文部尚書平章事房琯救之獨斬承光餘并釋放

二年鳳翔張謙奴附子吉謙與逆賊爲細作三司推鞠虛妄乃下詔曰周以五穀聽訟漢以三章約法自下訟上貶俗亂嘗矯誣之詞妄稱不軌忿意之嫉圖有誅夷朕處分中書門下再令按問備茲闕實其妄告張謙奴附子宜付鳳翔郡集衆決殺

十月帝自鳳翔還京西京文武脅從官免冠徒跣朝

堂謝罪收付大理京兆獄分繫之

十二月受賊僞官陳希烈達奚珣等二百餘人並繫楊國忠宅付三司推鞠丙戌東京脅從官免禁繫者數百人引于朝堂免冠徒跣號泣叩頭謝罪辛亥又遣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爲三司詳理使是月三司所推受賊僞官陳希烈等定六等罪於尚書省集議皆以爲極重刑之於市與衆棄之其次自盡及重杖一頓其次三等皆流貶壬申以歲除之日行刑於子城西南隅柳樹下集百寮觀焉自盡於大理寺決杖於京兆府門詔曰人臣之節有死無二爲國

之體將而必誅况乎委質賊庭宴安逆命耽受寵祿
淹延歲時不顧恩義助其效用此則可宥法將何施
達奚珣等或受任台輔位極人臣或累葉寵榮姻聯
戚里歷踐臺閣職通中外夫以犬馬微賤之畜猶知
戀主龜蛇蠢動之類皆能報恩豈曰人臣曾無感激
有靦面目事於寇讐亂臣賊子何以過也自逆賊作
難傾覆邦家凡在黎元皆含憤怒殺身殉國者不可
勝數此等黔首獨背國恩豈可列在崇班荷茲祿位
不思君親之分唯與凶逆同心受任於梟鏡之間諮
謀於豺虺之輩靜言思此情何可矜朕志在含弘法

務寬貸然凶惡之類自招其咎人神所棄天地不容
原其本心皆合殊死就中情狀仍有處分達奚珣等
一十八人並宜處斬陳希烈等七人並賜自盡前大
理卿張均特宜免死長流合浦郡

代宗永泰元年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李鈞鈞弟京兆
府法曹泰軍鏐並不守名教配鈞于施州鏐于辰州
縱會非嘗之赦不在免限鈞鏐温州人也天寶中州
舉道舉咸赴京師既升第泰官遂割貫長安與鄉里
絕凡二十餘載母死不舉温州別駕知州事嗣曹王
臯具以事聞下憲司訊問鈞等具伏罪帝歎息久之

曰三千之刑莫大于此合宜輾裂豈止謫竄焉
大曆二年正月逆賊周智光男元翰華州司馬元耀
判官監察御史邵賁都虞候蔣羅漢並伏誅其元翰
邵賁處極刑要斬勅曰大逆不道抵夷狄之誅同惡
相濟當棄市之法以懲干紀式按藝章周元翰賊臣
之子兇慝成性與父偕亂厥罪惟均邵賁敢有包藏
恣其悖虐怙威滅義奪攘往來虔戮無辜罪浮于帥
宜重處極法其周元耀蔣羅漢尹元經毛崇彬李尚
林等共肆醜圖同惡相濟猶捨斧鑕俾全要領其劉
憲周封崔勸等同附姦邪俱行翦惑以私情蠹國議

法從寬周元清年在幼冲法當配沒並准法處分朕
自臨萬國思措五刑不虞兇殘有此曷犯寘以明憲
期於止殺凡百卿士知朕意焉

四年正月辛卯詔曰恃衆專殺謂之亂嘗合旅併命
謂之不道按以春秋重其責帥况自恃人理實生厲
階合從棄市之論尚就議親之典夷州流人前潁州
刺史李岫幸以宗屬列於藩任政之不脩亂是用長
輕侮法令動搖軍州御史姚爽恐至所部其弟叅於
佐理諸將素有猜嫌欲加之罪不可無狀遂言使者
之來事在不測俾其完聚甲兵變更將守潛疏其意

以構禍萌而帖親自黜竄詐云奭之遺墮以此疑衆因而合謀兄弟同誅宗黨咸淪胥而斃又陷數家勤兵抗威以拒所統人不堪命一方騷然頃發近臣審令按理醜圖既露姦狀甚明薄示戒懲已從流斥詢于群議頗屈管典朕思以道德在宥天下庶使一代之人登于仁壽之域風俗猶薄政教不明致令長吏專此威暴無罪無辜橫分身首寃氣慘結有傷元和惕然增懷良亦自咎期於止殺不可措刑寬其斧鑕之誅降從盤水之禮宜賜自盡雖恩不掩義道在無私而禮有緣情誠亦多愧王者之法敢忘至公凡百

卿士宜知朕意初帖專殺有司以帖當流罪帝務息人慮三軍不安乃按軍令

癸巳詔曰蓋議讞之道期于無刑有明罰以校其犯者有立訓以導其迷者有捨過以舉其才者有論旨以愧其心者在於聽理必參而用之朝奉郎守京兆府奉先縣令賜緋魚袋張增泰爲奉法之吏不具獄論而自專威命雖義形嫉惡而情近深文鄉坊都防禦使衙前將右驍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賜紫金魚袋叔孫勝不率戒訓自抵燹章恣其舊猛以至凌犯豈非惠姦縱暴若歟凡人之情各於其黨皆不能

屈心引義同合至公過用此生刑用此作詢于鄉士
咸引正議朕以增之宰邑頗有政能惠于疲人可謂
良吏勝亦久服戎事備經戰守艱虞已來累有勲績
並寬以常憲惜其所長俾從罷黜用佇來效宜各解
見任其叔孫勝仍付抱玉軍前驅使初勝之屬怒率
麾下數十人突入公府增遭歐辱僅而獲全帝聞而
怒之發御史訊鞫咸得其狀故有是命也

六年上封人李少良告宰臣元載陰事復又漏言於
帝頌等帝大怒乃勅曰李少良常頌等克險悖戾反
常遊理恣其讒說將構禍階離間君臣矯誣中外驪

圖姦狀按驗皆明殿中侍御史陸珽幸忝清憲之職
仍參儒館之侍交結非類包藏不測豈有周行之列
容此一凶跡旣同惡法當均罪并宜付京兆府各決
重杖一頓朕每以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必先觀行然
後察言豈茲譖讟能迴聽斷夫招賢納諫君之體也
獻直盡規臣之節也朕反席思理佇聞政道豈謂姦
邪凶慝紊我彝倫須別是非用分涇渭再加詳鞫能
正刑典凡百在位宜悉朕懷時元載專政用事所居
第宅崇侈子弟縱橫貨賄公行士庶咸嫉之少良忿
不見用乘衆怒以抗疏帝聞之留少良於禁中客省

少良友人帝頌因至禁門訪少良少良漏其言頌不
慎密遂爲載備知其旨班國子司業善經之子也少
傳父業頗通經史性浮躁而踈故俱及於難自是載
之惡始彰

十二年五月元載黨卓英倩李待榮李季連並付京
兆府集衆杖殺

十月京畿水旱京兆尹黎幹奏損田戶部侍郎判度
支韓滉執奏幹不實乃命巡覆時渭南縣令劉藻曲
附度支且善干名以縣界田並無損白于府及戶部
分巡御史趙計不欲忤度支奏報協藻帝覽奏以爲

水旱成均不宜渭南獨免申命侍御史朱敖再覆敖
復命渭南損田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大怒藻因謂
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問豈有
恤隱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下有司訊覆藻及
趙計並伏罪乃罷藻爲萬州南浦縣負外尉計爲澧
州負外司戶叅軍

十三年三月隴右節度判官御史裴昕及昭義軍節
度使李承昭之子潤之並專殺伏罪勅曰自古制刑
殺人者死法不可緩斷之則行裴昕頃在軍幕遂知
留務內懷私忿敢蓄凶謀曾無罪名專殺良將憲司

鞫問款占明白密邇京師擅行威戮宜付京兆府集衆決殺又李潤之賊殺無辜汙染屬籍與衆同棄何必旬人朕於勲臣子孫皆欲優異但殺人之罪法不可寬國有舊條是用恭守及茲卽戮愍惻良深亦宜付京兆府集衆決殺昕左僕射晃之從兄弟也隴右副元帥李抱玉引爲判官有吏幹抱玉卒掌留務於蓋屋行營以法操下有兵馬大將張肅耻爲所屬頗慢易之昕方以嚴毅取名異其趨拜會是激怒因杖殺之三軍惕駭軍吏馳驛以聞帝異之下有司訊問昕詞無所屈承罪而已潤之兇悖之徒也父承詔掌

方面家產優厚肆其狂悖因姦通使酒殺人事泄金吾擒之以聞

刑府元龜

刑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百五十三

